

边防纪事

李月澗 著



群众出版社

72

所

直隸紀事



边 防 纪 事

李 月 潤 著

安 玫 插 图

群 众 出 版 社

1963 年 · 北京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交民巷1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0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书号(总)192(文)116 开本787×1092²/32 印张4 12/16

1963年4月第1版 1963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101千字 印数00001—30200册

定价(4)0.39元

內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十一个短篇，是作者近几年以来所写小說的結集。这些作品描写了边防、內卫战士們同妄图潛入大陸的和暗藏着的敌人，如何进行着英勇机智的斗争，以及他們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作者满怀热情地歌頌了公安战士誓死保卫祖国的英雄气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同时也揭示了阶级敌人不甘心于失败，时刻企图破坏社会主义社会的丑恶本质。

目 录

一、一网打尽·····	(1)
二、秃鹰崖擒匪记·····	(20)
三、金色的盾牌·····	(37)
四、在边远的山村里·····	(56)
五、独龙崗·····	(100)
六、边防内卫紀事	
金心·····	(118)
烟袋·····	(123)
騰河岸上·····	(128)
铁汉和三老爹·····	(134)
“參謀”·····	(140)
周末·····	(146)

一网打尽

一 深入虎穴

太阳落在群山背后，天渐渐地黑下来，滨海这座中等城市的路灯，亮起来了。

一辆美国造的“福特”牌小队车，飞快地驶过市区繁华的街道，沿着一条不太宽阔的水泥马路，向西南郊区驶去。

路灯渐渐稀少，队车头上的野灯，不时地放出光来，一会儿照亮了吐着白花的葦塘，一会儿照亮了黄澄澄的稻田，间或也照到马路两旁的林荫深处。

这辆开得飞快的队车，忽然响了几声喇叭，停下来了！原来前面有一座木桥，桥前面是一个上坡，一辆排子车不前不后正堵在斜坡上。两个排子车工人，累得满头大汗，拖不上坡去。排子车东扎一头，西扎一头，恰好把这辆汽车擋住。

“让让路好吗？”司机尖着嗓子喊。

“站着说话不害腰疼，你看不见车子上是满载吗？”驾轅的一个瘦子，从乱蓬蓬的头发底下翻起两个白眼珠，气虎虎地顶了司机一句。

“你忙？咱们更忙！你就下来帮一把劲，两下里都方便。”拉长套的另一个高个，年纪比驾轅的工人大些，说话的口气

也比那一位瘦子和善一些。

“去，帮他们拉上去！”汽车里一个沙嗓子，像打闷雷似地说。

汽车门“砰”地开了，一个年轻的司机跳下来，跑上去握住缰绳，打算用一只胳膊帮他们拖上坡去。可是怪得很，排子车仍是东一头、西一头，连吃奶的力气拿出来也拖它不动。

“加劲啊，叫齐了套！”沙嗓子着急地喊着，把一颗肉蛋似的秃亮的脑袋从车窗里伸出来。

就在这一转眼的工夫，桥头上的一棵柳树背后，突然闪出一条黑影，像一枝飞箭一样，穿到汽车窗口，用他手里的快慢机，顶住那颗油肥肉厚的脑袋。两个排子车工人，同时从怀里拔出手枪，指住汽车司机。一个班的战士端着冲锋枪，从芦苇丛里钻出来。……

原来驾辕的是驻在此地的边防团的侦察员张剑，拉长套的是侦察股的赵股长。汽车里的大胖子，名义上是本市最大的油脂公司明华公司的副经理，实际上是蒋贼潜伏在这里的一股特务中的二号头子。今天这位“反共地下军副司令”，由他的“联络参谋”开着汽车，准备到明华公司的经理顾梦斋“顾司令”的别墅里，参加一次紧急会议。

以顾梦斋为首的这一股特务，从解放军入城起，就潜伏在这里干破坏活动了。在欢迎解放军入城的时候，顾梦斋也曾打着小旗，夹在人群里，怀着极端恐惧的心情喊过“万岁”；在工商界召开的历次会议上，他总是冒充爱国守法的资本家，发表一些“进步”言论，甚至还写过要求公私合营的申请书。开始他不敢活动，但是他的胆子一天比一天大，他夸耀自己的“手段高妙”，他以为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是无能，虽然他

手底下不过才六七个小卒，但他已經吹过大話：“我顾梦斋要在這裡发展一支十万人的地下武装，迎接美国人反攻大陸。”現在，他奉了盘踞橙子島上的蔣賊特务头子的指示，正在策划一次迎接匪特登陸的阴谋。

其实說起来好笑，以明华油脂公司为老窝的这股特务，他們的全部材料老早老早就摆在公安机关和边防团的档案里了。他們像一撮放大鏡下的虱子，任何一次秘密活动都逃不过公安战士和人民群众的眼睛。他們之所以沒有被捕，只是由于公安机关和边防团党委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現在，由于顾梦斋要策划迎接匪特登陸，边防团党委才請示了上級，和本市公安机关采取了这一次一网打尽的联合行动。团党委昨天召开的會議上，制定了詳細的作战方案，并把具体执行这一方案的任务交给了偵察股的赵股长。

赵股长和偵察員張劍帶領一个班的战士，在匪特“副司令”和“联络參謀”去參加“紧急會議”的路上，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們抓住。战士们給“副司令”和“联络參謀”看过人民檢察院签署的逮捕证件以后，給他們套上手铐，押过桥去，送到一辆早就停在路旁乱树丛里的吉普車上。另外两个战士，拖开排子車，赵股长一摆手，張劍随着他钻进了臥車里。

臥車又向西南駛去。前后只用了四分钟，这条市郊馬路又恢复了宁靜。只有两个战士，拉着一辆排子車，輕快地返回市区。

張劍紧握着方向盘，加大油門，汽車像在飞。他們一句話也沒說，两个人都在集中精力，考虑如何完成这一次“海底擒蛟”的重大任务。汽車轉了几个弯，穿过一个小鎮子，停在一座別墅門前。赵股长輕輕地說了声：“到了！”

迎着汽車的是兩扇綠漆的掃地大門，一些爬山虎的藤子從門旁的高牆上搭拉下來。張劍敏捷地跳下車來，短促地按了三下電鈴。

“誰？”門里边問。

“副經理。”

門刷地開了。張劍把汽車開進門去。門里是一道沙白的甬路，兩旁是黑郁郁的樹木花草，汽車轉過一個圓形的花坛，停在一座兩層小洋樓的前面。樓是別墅式的，順着三級石階上去，走廊前面有矮矮的欄杆。門里边是敞亮的客廳；客廳里燈火輝煌。一個肥頭大耳、油光滿面、穿着銀灰夾袍的高大胖子，躺在當門的沙發上，翹着二郎腿，仰著頭，正在心安理得地剔牙。張劍一眼就看出，正是顧夢齋。

“副司令來啦，哈哈，準時到達啊！”顧夢齋洋洋得意地扔掉牙杆，可是定神一看，走進來的不是什麼“副司令”，而是兩個瘦子，不由大吃一驚，喊了一聲：“啊啞！”這時趙股長已進了客廳，張劍正一脚門里，一脚門外。忽然嚓地一聲，從門旁閃出兩個匪徒，兩支左輪一左一右地頂住張劍的胸口。張劍兩手都插在褲袋里，而且一只手里握著一支手槍，這時只要神色不動地一扣扳機，兩個匪徒就會立時倒在血泊里。但是他沒有這樣做，他懂得這樣的任務，是需要一槍不響，一彈不發來完成的，否則就會打亂整個行動的部署，因此他站在那裡，絲毫沒動。

顧夢齋站起來，拔步想往屋裡跑，趙股長一步搶到頭里，一轉身就緊貼在他的身上，左手將他攔腰抱住，右手里的手槍就頂住了他那圓球似的肚子。

“別動，舉起手來！”趙股長低喝一聲，面孔轉向門口，

两道炯炯有神的目光，寒气逼人地落在門旁两个匪特身上。客厅里出现了片刻的极度寂静，空气紧张得似乎要爆炸。

“嘿嘿……”赵股长一阵冷笑，用人们意想不到的那么镇定的语气说：“别来这一套吧！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边防团的侦察股长。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们往外边看！”

解放军像是从天而降，一排全副武装的战士，已端着冲锋枪出现在走廊上。匪特们显然是惊呆了，顾梦斋的脸变得灰里透青，活像一只蟹壳，两个看顾梦斋眉眼行事的特务，看到“顾司令”哆哆嗦嗦地举着双手，也就情不自禁地缩回手枪。

“你们的罪恶活动到今天为止了，如果再执迷不悟，只能加重自己的罪恶。”赵股长说到这里，略微一沉，用极其严厉的语气继续说：“我命令你们，把枪放下！放下！”赵股长的话似乎带着万斤压力，使門旁边的两个特务慢慢弯下腰去，轻轻地两支左轮放在地毯上。

同一个时间，公安局在市里逮捕了顾梦斋的同伴。

这股正自鸣得意的特务，便这样被逮捕了。边防团团长和市公安局局长兼边防团政治委员就在顾梦斋的别墅里进行了审讯，最后对证了自己的情报，并决定，下半夜在八号巡逻艇上召开作战会议。

二 团长的判断

在八号巡逻艇上召开的作战会议进行得很快，参加会议的人们，拂晓以前就乘着舢板分头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了。

艇上那间狭长的会议室里虽然还开着电灯，但是晨光已

带着橙黃的顏色，穿過船舷上的小窗戶，照到平鋪在會議桌上的軍用地圖上了。邊防團團長坐在會議桌的一頭，一只手夾在胳膊窩里，一只手夾着香煙在慢慢地吸。他將頭微仰着靠在板壁上，白色的煙霧從他的嘴里長長地吐出來，很快就被初秋的海風吹出窗外。他微眯着眼睛，凝視窗口，似乎在使自己的思想盡量集中，決定一個重大問題。

巡邏隊隊長孫海聲和偵察員張劍，一左一右地坐在團長兩旁。兩個人雖然都是二十五六的年紀，可是坐在一起總叫人覺得不大對味。孫海聲肩膀寬、身量大，圓圓的眼睛上有兩道挑起來的眉毛，在會議室裡也不解風紀扣，那是標準的軍人作風；張劍可不同了，長長的臉，頭髮亂得像把茅子草，兩個眼珠骨碌骨碌亂轉，一身半新不舊的青布衣服，鈕扣開着，褲管挽着，乍一看活像個魚販子。他們靜靜地坐着，等候團長作最後指示。

一會，天光大亮了，艇上響起了起床的鐘聲，團長站起來，慢慢地踱着步子。

“張劍，”團長站在張劍的面前，輕輕彈掉煙灰，看着桌上那張標好了幾個箭頭的圖說，“你再談一下那個姓李的漁民前天告訴你的那個情況吧。”

張劍站起來答道：“是這樣的，李百順前天出海打魚，碰上了蔣賊的機帆船，被抓到橙子島上。據百順說，和他談話的，是蔣賊軍的一個什麼處長，那個處長幾次轉彎抹角地問他橫石灘頭海水的深淺，橫石山上有多少泉子，我們有沒有在那裡建立政權……”

“坐下！”團長岔斷了張劍的話，輕輕按了一下他的肩膀說：“李百順怎麼回答的？”

張劍坐了下来，繼續說：“別看李百順是个老实巴脚的漁民，心眼倒是挺机灵，蔣賊处长向他吹了一陣子原子彈的牛皮，又說什么和他交朋友，他全沒在意，心里說：你們的‘交情’在解放前就領教过了，我們娘倆沒叫你們逼死，还不是因为解放軍来得快啊！可是蔣賊处长問的橫石滩、橫石山他倒記在心里了。当时他回答：‘橫石山，柱青天’，方圓一二百里，有七十二个泉眼，山高林密，共产党慢說是去建設政权，就是連边都沒沾；他又說，橫石滩两旁十几里沒有成片的村庄，几戶漁民住得七零八落……”

“嗯，这是个有趣的情况。”团长又岔断了張劍的話，用紅藍鉛筆敲着地图說，“据顧梦斋供认，今天晚上打算从橫石滩登陸的特务是三至五人，只帶着短枪和电台，准备长期潜伏在他的公司里，可見我們在橫石滩給他們預备下一个‘口袋’是正确的。”团长皺了皺眉头，聳了下肩膀，似乎是自言自語地說：“从李百順以及其他那些漁民反映的情况来看，里边还有文章。”

孙海声一声不响地坐着，心里反复地捉摸着“橫石山”这个字眼。突然他站了起来，像捉到了問題的關鍵似的，急促地說：“团长同志，橫石山是这一帶的大山，敌人是不是要在这座大山上想点子啊！”

“我也是这么想。”張劍連忙插嘴道，“不过，敌人想到橫石山里打游击，那是瞎定了狗眼，不用說公安部队，光說民兵就能吃得他連骨头都不剩。”

团长不动声色地听完了他們的話，嘴角上露出了一絲微笑。笑容很快地消失以后，他坚定有力地說：“根据上級指示的精神和目前的实际情况判断，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今晚上

登陸的特務不奔明華公司，而直接穿過海濱公路，到橫石山里；一種是連續登陸。顧夢齋既是蔣經國手下的嫡系特務，蔣賊自然認為他是可靠的台柱，因此第二種可能性就更大。”團長拉過地圖來，指着一段弧形的海岸綫繼續說：“你們看，這是橫石灘，從這裡到蔣賊最近的一個據點橙子島是十二海里，海上只有一條路，就是橫石島以南不到五百公尺的一段海面，除此以外，兩旁遍布暗礁，夜間無法航行。現在，我們就這樣決定：今晚九點鐘以前，巡邏隊派出一個分隊，由孫隊長親自率領，埋伏在橫石島兩側，扼住這條通路，如果連續潛入的匪特發覺了我們，向橙子島回竄，由你們負責把他們歼滅在海上！匪特回竄的信號是一顆綠色的信號彈。”

“是！”孫海聲立正，把團長的命令寫在日記本上，並復誦了一遍。

團長點了點頭，嚴厲而又慈祥地望了張劍一眼說：“張劍同志，在我們這支邊防部隊里來說，你也算是個老偵察員了，可是單槍匹馬執行這樣一次艱巨的任務還是第一次。”團長一手按着張劍的肩膀，用食指点了一下他的胸口繼續說：“你的任務不變——一槍不發地把他們引進‘口袋’里。今晚上，你們的趙股長要親自掌握‘口袋’，不能和你在一起，而你完成任務的關鍵是牢牢記住公安部隊黨委對每一個戰士的要求：機警、沉着、膽大、心細。在這一點上，你要好好地學習趙股長。”

“團長同志，你的指示我全部記住了。”張劍立正回答。

團長點了點頭，看了看表說：“好，準備戰鬥！張劍，你兩天兩夜沒睡了，今天要抓緊時間休息！”

“是！可是團長同志你比我熬的時間更長啊！”

团长送走了孙海声和張劍，微笑着向窗口歪过头去，剛剛穿过海雾的第一道阳光射到他的臉上，疲倦在他的臉上消失了，团长显得豪气而又年輕。

三 这不是恐惧

張劍在八号巡邏艇上吃过早飯，徒步走了八里路，赶到了橫石滩。

現在，日头都偏西了，可是靠海的这座茅草屋里还是非常燥热。張劍躺在李百順的床上，仿佛煎魚似的，一会儿朝里，一会儿朝外，怎么也睡不着。

李百順這張床，張劍不知睡过多少次了。他每次在这一带执行任务，不管是刮風下雨，也不管是三更半夜，只要是扑到了这两間茅草房，就算是到了家。百順娘这个受了大半輩子苦才翻过身来的老太太，給他做飯燒水，拿他当亲儿子看待。百順总是把床让給他，自己摘下門板来，頂着門口搭个鋪睡觉。他信任这里的漁民們，漁民們也信任他，为了保卫这一带神圣的边防，他們互相依賴又互相支持。張劍每逢躺在百順的床上，只向百順娘說一声：“大媽，一放亮我就走啊！”两腿一伸，馬上就舒舒坦坦地睡着了，一直要睡到百順娘推他的肩膀，喊他起来。

但是这一次不同，他心里七上八下，怎么也睡不着，只觉得天气太悶，而且第一次感到百順的床板太硬，肋巴骨硌得隱隱作疼。他反复考虑着自己應該怎样来完成这次的任务，越想越难入睡，脑袋旁边的两根血管崩崩乱跳，忽然，有这样一個想法爬进了張劍的脑子里：“这难道是恐惧嗎？”但是他

接着就做了回答：“不，这不是恐惧。人，最大的危险不过死，如果连死都不怕，哪里还有恐惧啊！”

張劍这样想是有根据的，他在一九四七年当偵察員，不知有多少次絕处逢生，可是他从来没有含糊过。現在他肺里沒取出来的一顆匣枪子彈就是证明。那是新中国成立那年的事，赵股长那时还当偵察參謀，他帶領着团里的偵察員們追歼一股散匪，追进了一个小村子，村子里家家关門閉戶，只有一座破庙的大門开着。張劍一閃身貼在廟門上，打算察看一下庙里的动静，沒提防門后边突然打出两枪，有一顆子彈透过門板，穿进了張劍的肺部。張劍搖晃了一下，咬着牙，一手支着門框，一手端起自己的“快慢机”，照着門板就是一梭連发，隐藏在門板后边的匪徒，胸脯上被打了几个窟窿，倒在墙角里。

張劍回味着过去的战斗，微微地張开了眼。房門外边有两棵不太高的垂柳，一架大网挂在树杈子上，百順和娘坐在小板凳上結补，嘴里低低地讲着什么。往前看去，是一条黄土公路。这条公路，往南要繞过横石山，往北十五里就是某市的市郊。往更远的地方看，是茫茫的海水，閃着白光。張劍明白，过去每逢执行重大任务，总是不离赵股长左右，可是这一次，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哪！要和敌人混在一起，要不露馬脚，要一枪不发地歼灭这股特务，这还是第一次。如果执行这次任务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和赵股长一起，他将会安心得多。就拿逮捕顾梦斋取得这次案件的重要情报來說，赵股长表现得是多么机警而沉着啊！張劍回味着这段情节，心情渐渐平靜下来，又輕輕地閉上了眼睛。

張劍回味着，回味着，不知在什么时候睡着了。睡梦中

他听到有人在自己的耳边压低嗓子喊：“起来，醒醒，明华的汽車来了！”睜眼一看，百順正搖撼着他的胳膊。

張劍一骨碌爬起来，倚着門框往公路上看，一辆大型客車从門前駛过，車身上“明华油脂公司”几个白漆大字，还可以隱約看到。

天漸漸黑了，百順娘掌了灯，在矮桌上摆下了三副碗筷。

四 請进“口袋”

夜，橫石滩左右一片漆黑，間或有一两只螢火虫，帶着一点点綠光，忽明忽暗地在乱草上飞舞。橫石山的山根从地下伸入了海底，在水边上形成了一带乱石，海水冲击着它，发出巨大的轰鸣，水星像雨点似地飞到岸上。

張劍在百順家里吃过了晚飯，換了一套工人裝，悄悄地溜上海崖，蹲在一块大石头前面。地势很好，他可以看見橫石島以南的整个海面。

夜漸漸深了，远处的漁家灯火也陸續熄滅了。張劍到現在为止，一切行动都是按照团党委的計劃，他相信党委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正像一般的战士們一样，在战斗打响以前，不免有各式各样的揣測。他想，要是特务改变了登陸計劃，或是聯絡信号不完全准确，那又怎么办呢？……他摸摸袋子里那只包着紅布的手电筒，心里想：“不会！我們的情报是經過了反复对証的。”他把耳朵放在一根插进泥沙里的铁条上，压住呼吸，測听海面上的动静，但是除了海水的嘯声，沒有別的声音。他看看手表，帶着磷光的两个針，正重叠在十点上。張劍觉得時間过得太慢，他急切地盼望着能把这伙